

《马氏文通》综论

白兆麟◎著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氏文通》综论 / 白兆麟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108-0613-1

I. ①马… II. ①白… III. ①汉语—语法—古代
②马氏文通—研究 IV. ①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6335 号

《马氏文通》综论

作 者 白兆麟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2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613-1

定 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我国小学向来只有文字、音韵、训诂三类，到了1898年马建忠写的《马氏文通》出，始有第一部讲语法的书。文字、音韵、训诂、语法齐备，我国也就有了完整的汉语语言文字学。《马氏文通》搜集了大量的古汉语例句，大约有七千到八千句。据张万起《〈马氏文通〉用例小计》统计，《马氏文通》共用例句七千三百二十六例，实为其兄马相伯删去了三分之二的余数。马建忠为什么要用如此之多的例句呢？他在《马氏文通·例言》中说：“此书为古今来特创之书。凡事属创见者，未可徒托空言，必确有凭证而后能见信于人。”

马建忠仔细地观察、品评、比较、分析这七千多例句，探索出前人未能认识到的古汉语遣词造句的许许多多规律来。他在《例言》中说：“虚实之字措诸句读间，凡操笔为文者皆知其当然，而其当然之所以然，虽经师通儒亦有所不知。”他随即提出了三个问题：

1. 《孟子》“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也。”两句中“之、其”两字皆指象（人名）言，何以不能相易？

2. 《论语》“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悔乎？”两句之法相似。何为“之、焉”二字变易而不得相通？

3. “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两句之法亦同，“矣、也”二字何亦不能互变？

马氏解答第一例云：“句中‘之’、‘其’两字，同指一人，而两字卒不可互易者，则‘之’必宾次，而‘其’必主次之故也。”（《文通》50页*）

而解答第二例云：“‘忠焉’者忠於君也。‘忠’为内动字，不若‘爱’为外动字也。上云‘爱之’，则下句当云‘忠於是’矣。而‘於’

* 编者注：本书所引《马氏文通》页码，均按商务印书馆1983年9月版。

是’不习用，故‘焉’代焉。”（同上，54页）

而解答第三例云：“凡使事物之已然者，皆煞‘矣’字。凡决其当然者，皆煞‘也’字。”（同上，324页）又此例还有一个问题，马氏未提出来。即两“之”字均为外动字之止词，何以一在外动字“闻”后，一在外动字“学”前？马氏云：“其二句‘未之学也’，‘之’乃‘学’字止词，重指前顿，今以先乎‘学’字者，则‘未’字之故也。”（同上，398页）即动字“学”之前有弗辞“未”之故也。

马建忠就是这样提出问题来，又自己谋求解决问题之道，即苦心孤诣，钻研古人为文遣词造句当然之所以然。后人研读《马氏文通》者不时见到发现之光芒闪耀于前，而感到一百多年前有如此敏锐之眼光与辉煌之业绩，自会产生无比的自豪感。

这就是《马氏文通》最为吸引人之处，以致学习钻研者日见其多，分析、研究的论文与专书也层出不穷。大学文科硕士、博士生课程也纷纷列入“《马氏文通》研究”一类的科目，《马氏文通》已经成为当代语言学学科的显学了。

白兆麟先生在安徽大学就为研究生讲授《马氏文通》，撰写了一本《〈马氏文通〉研读》，对《文通》古汉语规律的发现，以及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的语法新见解不合之处，把他讲解《马氏文通》的心得写了出来，供研究生研习、参考。我认为这是《马氏文通》导读的入门好书。

白先生在《前言》中谈了研读《马氏文通》的方法，其基本点就是“以马证马”，即先理解其基本概念及其解说，全面把握其本身的语法体系，然后在其体系框架内进一步理解其界说、规律，并以此印证对例句的分析。用吕叔湘先生的话说，就是充分了解《文通》的矛盾。吕先生说得好，“马氏之书，有理论先后自相矛盾者；有理论不误而例证说明与之相抵牾者；有例证轶出理论之范围者；有马氏误而宜从他人之刊正者；亦有马氏自成体系，不能谓之误，而刊误者未悟其旨者。凡此诸类，所在皆是，读者宜一一究心，然后乃能有得。”（引自孙玄常《马氏文通札记》）接着又说：“《马氏文通》之可贵，就在于它充分提供矛盾，我们现在读《文通》，主要也是为了揭露矛盾。通过这一揭露，更深入地探索这些矛

盾的根源，了解问题的本质，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来研读，这样就有可能把我们引导到解决汉语语法体系问题的正确道路上去。”

本书大体依《文通》卷次分为十章：一、导论；二、文通语法体系概论，分字类概说和句子概说、句读概说，位次概说；三、名字和代字；四、动字；五、坐动和散动；六、静字和状字；七、介字；八、连字；九、助字；十、句读。十章中，依《文通》原有之语法体系及篇章安排，剖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句，或分析失误的例句。每章必要时作一小结，或加以概括，或予以申说，或突出其价值，或纠正其失误。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有发现处，则赞许、弘扬之；有缺失处，则指出、弥补之。

如《研读》第四章论“动字”。马氏分动字为六类（加上“自反动字”，实为七类），《研读》则认为此种分类，逻辑性不强。受动字实际上是外动字的用法问题。离开了句子结构，就没有独立的受动字。

自反动字是以“自”或“相”为止词的动字。离开“自”或“相”，自反动字就不存在。

无属动字，亦有外动、内动之分，实与外动、内动无别。

实际上，动字只有四类：外动字，内动字，同动字，助动字。

受动字虽不能列为一类，但受动六式却是马氏精通古代文献而深思熟虑的结果，为后人所称许，所普遍接受。

又外动字的止词，有提于外动词之前的规律。《文通》：“外动字加弗辞，或起词为“莫、无”诸泛指代字，其止词为代字者，皆先动字。”这也是马氏的重大发现。

又外动字带两止词，《文通》所述仅“教、言”类动词，范围过窄。起码应补充“赐予”类，还可能有其他动词。

如果说“以马证马”是贯串《研读》一书的第一个特点的话，那么语法和语义的结合分析就是该书的第二个特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文法学与训诂学的结合。据我所知，白先生于大学毕业不久，便在校执教“现代汉语语法”，后又改教“古代汉语语法”。“文革”结束以后，“为了给本科高年级学生开设选修课的需要，便把注意力和着重点转向‘训诂学’的教学和研究。”（参见《文法学及其散论·前言》，九州出版社，2004）在

这期间，先后出版了《简明训诂学》、《左传微点注》、《盐铁论注译》等，今年又有《新著训诂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问世，颇有影响。正因为白先生以文法学和训诂学为其治学之两翼，相辅相成，因而在《研读》中有不少精当的分析。这里不妨举两三个例子。

《史记·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文通》第60页）

这是一个相当疑难的句子。《文通》是在论述接读代字“其”字时，引证以上书例并作如下分析的：

“今游侠”三字单置于首，“其”字附于名以顶指焉，叠成数读，直至“赴士之厄困”，然后续书“既已存亡死生矣”一句，上接“今游侠”之起词，犹复叠拖数句。句读起伏，声调婉转，最为可法。（同上页）

《研读》著者根据马氏所云，“所谓‘叠成数读’，所谓‘直至’，所谓‘然后续书’，所谓‘上接……起词’云云，都说明商务本根据《马氏文通校注》对该句的标点，不符合《文通》所作分析的本意，其中两个句号应改为逗号才是。”

显然，白先生是以训诂学的眼光指出原标点之失误，应当说是符合马氏之原意的。接着，《研读》对上引那个长句子进行了细致合理的层层分析，读者翻阅后自然领会。

《庄子·列御寇》：“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擢而达，有坚而缊，有缓而斲。”诸静字皆耦，而有对待之意，故以“而”字连之。惟“长若不肖”，犹言“有技与无能者”，用如两名，故以“若”字连焉。“若”者，及也。（《文通》第119页）

《研读》指出：“《文通》是以此例证明连词‘而’字所连接的前后两项是静字（形容词），而‘若’即‘及’，其前后两项‘用如两名’，即为名词。就一般而论，所言极是。但‘长若不肖’一例却并非如此。”接着，《研读》先后引用俞樾、陆德明、马其昶等训诂家的训释，逐个疏通了“貌愿而益”、“顺擢而达”、“坚而缊”、“缓而斲”以及“长若不肖”的原意，纠正了《文通》的误解，认定“若，犹而也”，意谓“形如长者而实

为不肖”。由于马氏仅着眼于字而不着眼于词，未明此“若”字通“而”，因而视其前后两项为名词。这尤其证明句法分析须结合训诂方能做到稳妥。

韩愈《进学解》：“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非其幸欤！”其意盖谓“不为宰臣所斥”也，则“见斥”二字反用矣，未解。（《文通》第164页）

《文通》显然是对上引例句之“见”字的用法提出了疑问。《研读》指出：“‘圣主’和‘宰臣’两句相对，‘见’与‘加’互文见义，‘加’字从来不表示被动，‘见’字在该句中自然也不表示被动。”接着著者引用孔颖达的“见”为“自彼加己之辞”的疏解，说明“这种用法的‘见’与‘加’一样，具有抽象动词的意味，‘加’即‘加以’，‘见’亦即‘予以’，上引两句当解释为‘圣主不加以诛伐，宰臣不予以斥责’”。如此释疑解惑，真可谓简捷而又合理。这也是语法和语义结合分析之妙用！

除以上两点以外，著者在《研读》的最后一个章节，对《文通》所阐述的“句”还费了一番工夫进行了梳理。比较突出的方法有二：一是深入挖掘，二是前后联系。通过深入挖掘和前后联系，《研读》不仅具体分析了《文通》所粗具的复句轮廓，而且稍加整理了其中所隐含的单句的句类。

《研读》各章大抵如此，确能指出马氏书中的矛盾所在，并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案，导夫学者以先路，堪称马氏的功臣。

感谢白先生写给青年学子们一本导读《文通》的好书，相信出版以后，一定会受到《文通》读者们的热诚欢迎。

廖序东

2005年10月1日国庆节

弁 言

1998年，是《马氏文通》问世一百周年，也是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学学科通过评审而设立博士点的一年。早在1994年，为了申报并建立博士点，我为我们学科设计了“《马氏文通》研究”这门课程，还编写了教学大纲。当时，在为硕士生讲授“汉语语法史”、“文言语法专题研究”等课程，都已经涉及《马氏文通》这部汉语语法学的开创之作。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秋末，着手编写“《马氏文通》研究”的讲义。回想起来，当初有两个想法非常明确：一是为帮助年轻的研究生精读这部语法专著，真正掌握其语法体系；二是为自己多年来阅读这部专著作一次学习总结，保留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因此，撰写时除了早先几部重要的汉语语法著作必须参考以外，其余的尤其是冠有“马氏文通”字样的研究、札记、通读一类的论著，暂时一概不去涉猎，以免受其影响。动机单纯，写作起来虽然不无艰苦，但终究比较顺手，用了将近一年的工夫，即1995年暑期结束时，讲义就全部完稿。随即便真的束之高阁，没再理会。直到1999年招来首届博士生，想起第二学期要开设“《马氏文通》研究”的课程时，才从两年前搬家时捆扎好而尚未打开的一堆书籍笔记里寻找出来。这时，那部讲义的纸张已经明显地发黄了。在给首届博士生讲授之前，我慎重地做了三件事：一是把课程的名称改为“《马氏文通》研读”，认为把“研究”改为“研读”更加切合实际；二是按照原讲义的章节补写了近四年来的思考，居然也有百余页；三是翻阅孙玄常先生的《马氏文通札记》，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不少见解不谋而合，尤其是其中所穿插的吕先生的批语更给人以信心和勇气。这里，有必要着重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研读《马氏文通》的目的。

《文通》是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语法学的奠基之作，这本身就具有研读的价值。前辈语言学家吕叔湘在其《重印〈马氏文通〉序》里说：

“《马氏文通》出版已经有八十多年了，可还是值得一读。它是我国第一部讲语法的书，研究中国语法学史的人当然非读不可。可是我说值得一读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把它当作考古学标本向读者推荐的，我推荐它是因为我们还可以从它学到些东西。”毫无疑问，是《文通》第一次给古代汉语的字词和句读划分了类别，第一次为汉语语法学确立了一系列的概念和术语，第一次收集并分析了大量的古代汉语例句，第一次提出了那么多的古代汉语语法规律以及修辞现象。其中有得有失，后世有褒有贬。著名语法学家朱德熙于《中国语法丛书·序》云：“《马氏文通》……作为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能有如此的水平和规模，已经大大出人意料，我们实在不应苛求马氏了。只要看《文通》问世二十余年以后出版的一些语法著作，无论就内容充实的程度论，还是就发掘的深度论，较之《文通》多有逊色，对比之下，就可以看出《文通》的价值了。”显然，攻读汉语言文字学尤其是语法学的青年学者，只有认真地研读这部汉语语法学的开创之作，才有可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启示和教益。

第二，研读《马氏文通》的方法。

《马氏文通》虽系模仿拉丁语法之作，却是以古代汉语语法为研究对象，力求寻找汉语自身特点并且自成体系。因此，研读《文通》这部经典的基本方法应当是“以马证马”。这就是说，先要准确地理解马建忠的语法思想和《文通》的基本概念术语及其解说，在此基础上全面把握《文通》本身的语法体系，然后在此体系框架内进一步理解其界说、规律，并以此去印证对例句的分析，必要时还要查找例句所在的原著来对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辨别《文通》所固有的价值与缺失，才能有效地避免对《文通》的误解（以是为非或以非为是）。吕叔湘先生说得好：“马氏之书，有理论先后自相矛盾者；有理论不误而例证说明与之相抵牾者；有例证轶出理论之范围者；有马氏误而宜从他人之刊正者；亦有马氏自成体系，不能谓之误，而刊正者未悟其旨者。凡此诸类，所在皆是，读者宜一一究心，然后乃能有得。”（转引自《马氏文通札记》）吕先生又说：“《马氏文通》之可贵，就在于它充分提供矛盾，我们现在读《文通》主要也是为了揭露矛盾。通过这一揭露，更深入地探索这些矛盾的根源，了解

问题的本质，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来研讨。这样就有可能把我们引导到解决汉语语法体系问题的正确道路上去，《马氏文通》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上引）吕先生的这两段论述，不仅为青年语言学者提出了更高层次的目的，而且指出了更高层次的方法，是我们研读《文通》的纲领。

第三，本书编写的条例。

一、保持《文通》原有的语法体系和篇章安排，为了使其体系更加显现，其眉目更加清晰，只在篇章安排上稍作调整，必要时增加一些标题。

二、《文通》的例句非常丰富，为了使其语法体系的条理更加醒目，使其概念及界说得到符合马氏意愿的解释，我们从中选择各种类型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句加以剖析。

三、《文通》里有些前后自相矛盾的理论及解说，有些与其理论相抵牾的例证，有些超出其理论范围或分析失误的例句，在不影响其体系框架的前提下，随文指出并再作剖析。

四、《文通》原有的术语及其界说是其体系的组成部分，在研读时当尽量运用，只在必要时与后来流行的术语名称作些比较，以便准确地理解其原意。

五、为了理清《文通》的语法体系，必要时在某些章节之后作一小结，或加以概括，或予以申说，或突出其价值，或纠正其失误，内容不拘，形式随意。

精读专业性的经典著作，是攻治某门学科的最主要而又最有效的途径。这是我从事高校教学和研究几十年来始终坚守的信念。这本数易其稿的教本，就是我多年来研读并讲授《马氏文通》的一个总结。如今奉献出来，只是给有志于攻读汉语史专业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个辅助性的读物。如果能够藉此使他们较快地掌握这部汉语语法学的奠基之作，领略其中的奥妙与著者筚路蓝缕的甘苦，那么我就感到十分的欣慰了。

白兆麟

2005年7月20于安徽大学困庐

目 录

序 / 1

弁 言 / 7

上编 《文通》研读

第一章 导 论 / 3

第二章 《文通》语法体系概说 / 8

第一节 字类概说 / 8

第二节 句子成分概说 / 12

第三节 位次概说 / 19

第三章 名字和代字 / 24

第一节 名字和代字的类别 / 24

第二节 名字、代字的位次 / 32

第四章 动 字 / 40

第一节 动字的类别 / 40

第二节 外动字的用法 / 41

第三节 受动字的表达格式 / 45

第四节 内动字的用法 / 48

第五节 同动字的用法 / 52

第六节 助动字的用法 / 56

第七节 无属动字的用法 / 59

第五章 坐动和散动 / 61

第一节 坐动和散动的含义 / 62

第二节 语词部分的坐动和散动 / 64

第三节 非语词部分的散动 / 69

第六章 静字和状字 / 72

第一节 静 字 / 72

第二节 状 字 / 82

第七章 介 字 / 90

第一节 “之”字的用法 / 90

第二节 “於（于）”字的用法 / 94

第三节 “以”字的用法 / 100

第四节 “与”字的用法 / 105

第五节 “为”字的用法 / 108

第六节 其余介字的用法 / 111

第八章 连 字 / 116

第一节 提起连字 / 116

第二节 承接连字 / 119

第三节 转戾连字 / 133

第四节 推拓连字 / 137

第九章 助 字 / 145

第一节 助字的界说与类别 / 145

第二节 传信助字 / 146

第三节 传疑助字 / 160

第四节 合助助字 / 170

附：叹 字 / 174

第十章 句 读 / 176
第一节 句成分的省略和变化 / 176
第二节 “顿”和“读” / 185
第三节 句 子 / 194
余 论 / 201

下编 《文通》专论

一、语法体系论 / 205
二、隐性语法论 / 210
三、模仿论 / 214
四、草创论 / 221
五、普世语法论 / 227
六、教学语法论 / 232
七、语料论 / 237
八、继承论 / 242
九、比较方法论 / 250
十、变换方法论 / 258
十一、本位论 / 266
十二、语用论 / 271
综 论 / 280
主要参考文献 / 285
后 记 / 287

上
编

《文通》

研读

第一章 导 论

一、《文通》问世的历史背景

汉语语法学究竟何时萌芽？学界说法不一，这里不去深究。无论如何，先秦之《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公羊传》两部古籍对所谓“春秋书法”的解说，已经呈现出对文句分析的端倪。到两汉，毛亨《诗诂训传》、郑玄《三礼注》、何休《公羊传解诂》、赵岐《孟子章句》、高诱《战国策注》、《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等，已有较多方面的文法分析，许慎《说文解字》里也有不少虚字的训释。由《文心雕龙》到《五经正义》，其语法论析则更丰富。直到清代前后，出现了卢以纬的《语助》、袁仁林的《虚字说》、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等虚字专书。这些专书仅仅研究了古代汉语语法的一小部分，未能反映古代汉语语法体系的整个面貌。

因此，汉语语法发展史的研究事实说明，在《文通》问世之前，除了片言碎语的语法分析和一些虚字解释的专书以外，还未能产生真正语言学意义上的全面而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就我国古代的学者来说，撰写如《文通》那样的语法著作，在智力和能力上可以胜任的可谓不乏其人，即如前面提到的刘勰、孔颖达、王若虚、卢以纬、袁仁林、刘淇、王引之等，他们在章句和虚字的分析中大都表现出了或弱或强的自觉的语法意识，然而，为什么直到19世纪末才由马建忠来完成《文通》的撰写任务呢？

这里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就前者而言，现代语法学家何容曾经指出：“中国语言里没有那么多些繁复的‘表意方法’，在别种语言里有些要由‘方法’来表示的意思，在中国语言里常是用‘独立表意的成

分’表示出来；更具体一点说，在别种语言里有些由词的‘音变’或‘附加成分’等方法来表示的意思，在中国语言里常是用一个独立的‘词’来表示。表意的方法少，所以文法容易。”（《中国文法论》22页）这就是说，由于汉语是分析型语言，没有西方语言那样的曲折形态，用汉字记载的古代文献距离口语又比较远，解释词语和识别汉字才是通晓古代典籍的主要途径，因而训诂学和文字学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古代发展最早，而语法学则退居次要地位，其产生自然缓慢。

就后者而言，现代启蒙学者胡适，在其《国语文法概论》里已经作了明确的解答：“我国的语言文字向来没有比较参证的材料，故虽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那样高深的学问，那样精密的方法，终不能创造语法学。到了马建忠便不同了。马建忠得力之处，全在他懂得西洋的古今文学，用西洋的文法作比较参证的材料。”胡适说得非常明白。同马氏以前与当时的学者相比，马氏留学国外，具有一种独到的学识与眼光，这就是两种语言文字的深厚功底及其折射，因而能够超越时空，熟练地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揭示汉语组织结构的规律与特点，终究拉开了科学语法研究的序幕。

二、科学的语法体系

语法即语言的结构。语法体系是指特定语言的语法结构的有组织的整体。

语言的语法结构，既有民族性，又有历史性。就前者而言，如汉语词形曲折变化极少，而俄语词形曲折变化很多；汉语修饰语一般置于中心语之前，而俄语修饰语置于中心语之后或之前却相当自由，等等。就后者而言，如上古汉语没有量词，判断句一般不用系词，而现代汉语量词却相当丰富，判断句一般要用判断词，等等。

语法体系是语言结构的有组织有条理的整体。体系的特征首先在于整体性，但这个整体性并非偶然的凑合，而是由其各个部分按照一定的关系组织成的。语法就是一种使语言具有条理性、严密性与可知性的体